

“七彩云南，在山的这边，热带雨林薄雾轻漫……”云南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，很久了，想去看看那边的山水风光、村寨竹楼，还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……去年3月，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，我和文友结伴来到了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。近距离感受苍山绵延的玉带云，洱海波光潋滟的碧波水，下关清爽和煦的柔暖风。

我们来到了洱海西岸的桃源村，这里面朝洱海，春暖花开，不仅风景秀丽，而且是大理著名的“风花雪月”景致中“洱海月”承载地之一。早晨，站在洱海边，看太阳从云层中慢慢升起，洱海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紫色睡衣，海鸥振翅飞起，嘎嘎地叫着，欢乐地盘旋在洱海上空，惊得一群不知名的水鸟鸣啾啾，奏响一首美妙的乐曲……置身洱海边，如闻天籁。

桃源村街道不宽，但房前屋后都干净整洁。一入村便见有水人家，古朴典雅的客栈坐落于小桥流水之上，溪水潺潺，花香袭人。想想晚上枕流而卧，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潺潺的溪水，诗意的摇篮，一晃一悠，令人心旌荡漾。

桃源村隶属于大理市喜洲镇，是一个白族村落，东临洱海，南邻周城，西傍苍山云弄峰，北接上关村，距大理市40公里，环湖公路经过村东，交通十分便利。村民大多从事种植水稻、蚕豆、大蒜等农业生产和旅游业、餐饮业、建筑业等。村里的房屋建筑都是白族传统民居风格，从院落布局、结构装饰上来看，白族民居与中原汉族民居有着传统上的承袭，但又有属于本民族独特风格和地方特色。白族民间建筑多为二三层楼房、三开间，筒板瓦盖顶，前伸重檐，呈前出廊格局。其平面布局和组合形式一般以“一正两耳”“两房一耳”“三坊一照壁”“四合五天井”“六合同春”和“走马转角楼”为主要形式，有着方正做人、吉祥如意、和谐繁荣等寓意。讲究的人家门楼一般为双重飞檐式建筑，气势宏伟，翼然欲飞。正上方是飞檐，下有花卉鱼鸟砖雕，再下面是白底匾额，上书“家和万事兴”“富贵花开”“吉祥如意”等字样，再下层的门楼两边同样留有粉墙画壁的“花空”。其墙边是粉白的，四周彩画着各色边纹，中间几何图形布作“花空”，作花鸟、山水、诗词、文人字画等，其图案书卷气浓郁，给人一种清新雅致的意趣，远看似展开的一本书，走近感觉书香扑面而来，充分体现了耕读传家的中国传统理念。最特别的是村里的戏台，屋脊镶有莲荷花叶，居然雕饰有两条倒着的飞鱼，这里

行吟山水



民以鱼为天，可见他们对洱海的崇拜！后墙白色的墙壁上书写有“鱼跃鸢飞”字样，包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白族民居特别注重“照壁”的建造。

“照壁”又称影壁。影壁二字由“隐避”变化而来，在门内为隐，在门外为避。它与正房和两侧楼房构成“三坊一照壁”的格局。大理照壁即瓦顶飞檐的粉墙，是建筑中艺术装点最集中的地方，多用凸花青砖组合成丰富多彩的立体图案，中心再作粉画，或镶嵌自然山水图案的大理石。更高级的四合五天井、六合同春等合院建筑，其木雕、石刻、粉画等艺术就更为集中突出，正中常书以墨书，或画着墨画。墨书所写内容的有的为表达对安居乐业和美好生活的向往；有的体现家族荣耀，如“仕宦人家”“科甲联芳”等。单一个“福”字的，有“正福临门”之意，也有“家里有百岁老人”之意；有的是描绘当地景物景致、反映民情风俗，如“苍洱毓秀”“玉洱银苍”“彩云南现”“廉泉让水”“紫气东来”“河清海晏”等；还有的是由历史典故引述而来，或为先人遗训，或为主家姓氏，不同的题字，隐含的是一个家族的家风传承，含义深刻。大理人民的优秀家风和文化传统，在青瓦白墙上代代传承。

“清白传家”“四知家风”是白族杨姓的传统家风，来源于杨震的故事。杨震是东汉时期的名臣，曾以“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”为由拒绝学生王密的十斤黄金，后来“四知却金”的故事传为千古佳话，杨震也被称为“四知先生”，成就了流芳百世的清名。

苍山洱海，山水间的家

□王改瑛

人家教育后代的经典家训，也借此表达他们洁身自好、廉洁自律的传统美德。

除此之外，大理杨姓人家照壁也题“清河世家”“四知门第”“清白人家”“关西世第”等等，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，代表主人家是杨家。

大理赵家的墙壁上常书“琴鹤家声”四字，它来源于宋代廉吏赵抃的故事。赵抃(1008年—1084年)，字阅道，北宋衢州西安县(今浙江衢州市柯城区)人，宋仁宗景祐元年(1034年)进士。他宦海浮沉45年，经历了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，曾官至参知政事，当时就是一位以清正廉洁著称的人物，当代许多包拯戏中的故事情节都取材于赵抃的故事。

宋至和元年(1054年)，赵抃为殿中侍御史，弹劾不避权贵和幸宠之人，人称“铁面御史”。嘉祐元年(1056年)，出知睦州(今杭州建德梅城)，移四川梓州、益州路转运使。因为四川地处偏远，一些官员不但没有“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”，反而常常互相吃请馈赠，甚至在郡衙旁边开了许多酒家。赵抃到任时，首先以身作则，带头节俭，一人单骑入蜀，随身仅携带一张琴和一只鹤，接着严厉整顿贪污腐化的官场恶习，并将敢于顶风作案的顽固分子绳之以法，终于令四川官场风气大为改变，神宗皇帝夸奖赵抃“匹马入蜀，以一琴一鹤自随，为政简易”，从此“一琴一鹤”成为为官清廉的代名词，人人称赞，代代传颂。赵抃死后，朝廷赐“清献”为其谥号，以彰显他为官“公正清廉”的高尚品德，于是后人以“琴鹤”为堂号来纪念他。这一堂号不仅体现了赵抃的个人品质，也使得“琴鹤堂”成为赵氏家族的荣誉和家风的象征。

大理王姓人家照壁之上常题有“三槐流芳”“三槐世第”“三槐世辉”等字样，源于北宋王祐、王旦、王素祖孙三代敢于为国担当的故事。

王祐是北宋大臣，出身名门，祖父和父亲都是官员。他笃志词学，倜傥俊气，文章在后汉、后周时被传颂。北宋建国后，宋太祖赵匡胤拜其为监察御史，官职不断升迁。于是举家迁到京城，落户开封。宋开宝二年(969年)，有人密告魏州(今河北大名县)节度使符

彦卿谋叛，宋太祖就派王祐权知大名府，其真实用意是要除去符彦卿。王祐到任后，明察暗访了数月，却查无实据，便直言禀报宋太祖，符彦卿无谋叛之事，并以自家百口性命担保，直谏太祖要吸取晋、汉(五代)皇帝因无端猜忌而滥杀无辜的教训。太祖听后龙颜不悦，于是改派王祐到襄州任职。如此一来，王祐的政治理想就落空了。

王祐赴任襄州前，在自家院里手植三棵槐树，以期子孙后代枝繁叶茂。果然，他的儿子王旦在宋真宗时做了宰相，为人忠厚节俭，知人善任，明达治体，善于化解政治纠纷。掌权十八载，任宰相十二年，以务实安静为行政风格，对于社会稳定起到较大作用。王素是王旦的儿子，宋仁宗时的官员，当时仁宗欲有所作为，以欧阳修、蔡襄、余靖、王素为谏官。王素正值壮年，遇事敢于直言。皇子出生后，皇帝大喜，拟大赦天下，大赏将士，百官晋级。王素上书谏阻，帝从其言。王素效仿祖父王祐在王氏宗祠院内植槐树三株，并将宗祠命名为“三槐堂”，这三棵槐树便成为王家美德的象征。三槐堂不仅成了王祐一支的堂号，而且成为中华王氏大家族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——三槐王氏。其家风传承到今天。大理王姓以“三槐流芳”教育后人，涌现出不少敢于为国担当的栋梁之才和独领风骚的文人墨客。

此外，张姓照壁上题写有“百忍家声”，源于唐代张公艺九世同堂以“百忍”治家的故事；李姓照壁上题写有“青莲遗风”“紫气东来”，“青莲”源于唐代诗人李白号，“紫气东来”典出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骑青牛过函谷关，有紫气东来，传授《道德经》的故事。高姓照壁上题写有“龙翔凤舞”“龙凤呈祥”，说明高氏家族在南诏时期是望族，在大理国中担任重要官职，掌握实权。其象征着高姓在大理历史上地位显赫，寓意吉祥如意。杜姓照壁上题写有“工部家声”，是为纪念唐代诗人杜甫被表授为检校工部员外郎的故事。周姓照壁上题写有“濂溪世第”，源自北宋理学家周敦颐。董姓照壁上题书“南诏宰辅”，说的是大理董姓始祖董或曾经为南诏国清平官的故事。段姓照壁上题写“京兆世第”

“瑞霭平章”，源于南诏时期段氏受封太尉。彭姓照壁上常题有“寿比南山”“龟鹤遐龄”，源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卓越的养生学家和寿星彭祖。何姓照壁上题写有“水部家声”，源自南朝齐梁诗人何逊任水部员外郎的故事。苏姓照壁上题写“眉山挺秀”，源自对苏轼家族世代荣耀和文化传承的赞美，选自司马光为苏氏族谱的题辞。姜姓照壁上常题写“钓渭家风”，源于姜太公在渭水垂钓，留下著名的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”的典故。这些照壁上的题字不仅表明了姓氏，还承载着家风家训和家族历史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展示了大理白族重视知识、重视教育、重视文化修养的传统，是大理白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行走在苍山脚下，读着白族人的故事，我感到苍山的皑皑雪魂已经化作了白族人的精神气质，洱海的汨汨碧水滋润了白族人柔软的心田，他们带着独特的气度走来，世代传承。

返回时路过桃源村村委会，只见一些老年人围坐在村委会大堂的四方桌子旁，十分惬意地聊天，享受着慢生活。原来这里也是老年人活动中心。他们恪守着美好的家风和道德准则，形成了良好的民风、村风，世世代代互助友爱、和睦相处。

村委会旁边一个翼然欲飞的门楼前，一位“金花姑娘”正在清扫门前的落叶，她弯着腰一笤帚一笤帚地扫着，竟发出窸窣身姿，头上戴着一顶蕴含着“风花雪月”寓意的帽子，帽穗一悠一摆十分好看，帽子桃红色的边饰与姑娘腰间系着的桃红色布腰带互为呼应，非常明艳。走到村口，琳琅满目的各种披风令人眼花缭乱，这是村里的金花们巧手编织的，我们一口气选了5件，或披肩上、或挂臂弯，可谓仪态万方、楚楚动人。开心的笑容、艳丽的披风与七彩云南美景同框，天地人一同沐浴在春光里，为旅行增添了无尽的韵味。

生活在苍山洱海间的白族人是幸福的，他们一踏出家门便是湛蓝的洱海。下午，坐在自家的门墩上，享受着洱海和暖的风，听海鸥唧唧地叫着，品着醇香的普洱茶，感受这份宁静与安宁，犹在世外桃源、人间天堂。

而游人们或许会从桃源码头登上一艘小船，仰躺在洱海之上，就这么飘呀飘着，享受蓝天白云的洗礼，听着浪花一波一波地袭来，又一桨一桨地远去，将五脏六腑清洗得干干净净……还可以租一辆自行车，戴一顶花环，哼着小调，行驶在无尽的山水风光中。

心灵港湾

樱桃红时

□王选

父亲不知从何处带来两株樱桃苗，贴着院墙，栽在老家的院中。樱桃是新品种，具体是何品种，没问过。栽下时，枝干如嫩柳一般粗细，光秃秃的，仅有几根枝条。栽下后，便任由其生长了。我们一家平日在城里，只有逢年过节回村住几天，樱桃自是无意去打理。

数年光景，倏然而过。两株樱桃树皆已长大，枝叶繁茂，亭亭如盖。去年“五一”回村，枝头隐约有几簇白花藏于绿叶间。樱桃开花，不似桃花满枝对生，而是聚在一起，一簇簇，挤成一堆。到樱桃成熟季，再无空闲回村，樱桃到底结了没有，结了多少，也便不知晓了。想来即便是结了果，也定被山鸟啄食。樱桃也叫莺桃，因莺莺喜食，故得名。村里多莺莺。

今年“五一”又回村里，樱桃树已有铺张之势，枝叶如翼，遮了大半屋顶和院子；另一些，探出墙头，似有振翅欲飞之状。樱桃花也较去年繁荣，白花黄蕊，簇拥成团，绽放于青枝绿叶间，仰头望去，衬着蓝天白云，明媚喜人。

樱桃花盛开时，沟梁之间，大片白，如雪，似雾，铺排在黄土之上。阳光盛大，泼洒下来，白色花朵如丝绸绣满枝头，风吹来，绸缎一般，起伏着。借着风，可闻见花香，很淡，略带清苦。樱桃花开，并不热烈，亦不喧闹，就是素净，如宣纸，挂在春天的窗口。

端午前后，樱桃便熟了。一颗颗，如玛瑙，似珍珠，像灯笼，挂满枝条。摘一颗，放嘴里，轻轻一咬，汁液满口腔，顿生幸福之感。

樱桃熟时，果园边、市场里，大街小巷，摆满了樱桃，一筐筐、一桶桶，鲜艳夺目，惹人喜爱。人们询价、品尝、闲聊，人来人往，热闹异常。

村里海拔高，温度低，果子大都熟得晚。端午后，再有半月，樱桃才熟。

又快到回村里吃樱桃的时候了。



晚霞

诗苑

永宁寺

□冯云

石阶曲折向上蜿蜒
永宁寺的庄严弥散半山
推开朱门
就是推开岁月的窗棂
雕花的老戏台
散了鼓音
唐槐宋柏依旧撑起
一片荫凉
祝愿的红绸条随风轻舞

宛如虔诚的信笺
梵音里
有经卷在檀香中
徐徐铺陈
看寺老张轻抚石栏
话语轻声
重修二十载
只为庇佑世间的永宁

母亲睡着了，永远地睡着了，这是母亲这辈子睡得最安稳、最舒服、最幸福的一觉了。这一天，是2021年10月25日，时间定格在了上午10时许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稍纵即逝。风刀霜剑把母亲雕刻成了一位垂垂老矣的乡间老太太，满头的白发，刀刻的额头，摇晃的身影，糊涂的语态，让我既心疼又难过。

2015年5月中旬，我乔迁新居，按照风俗，我提前一天把父母接进城来暖家。我家住在四楼，父亲已88岁，母亲86岁，他们谢绝了搀扶，直接爬上了四楼，父亲有点累，而母亲却没有一丝疲倦的感觉，东瞧瞧，西看看，啧啧称赞：房间真大、真阔气，光线真亮堂。也许是床铺太软，也许是太兴奋，父亲母亲一直在说悄悄话，母亲时不时地夸奖我几句，说二小子有大出息了，也孝敬我们。我有早起的习惯，凌晨5点多，我看见父母睡的卧室的门虚掩着，

人生百味

从门缝往里面瞧，父亲已坐在床边捧着一张报纸在读，母亲还在酣睡着，不时发出均匀的鼾声。换了新环境，母亲可能不习惯，晚上又睡得迟了点，我轻轻地掩上了门。人老话多，觉却少了。父母只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便嚷着要回去，母亲心直口快，说还是乡下的土炕好睡。

母亲睡着了

□栗旭晨

食，送子读书，育子成才。每到年根，因为买不起炭，母亲待我们睡下，便早早地蒙了泥火炉子，裹上被子，坐在灯下做鞋，一拉一紧，上下翻飞。我睡了好几觉了，醒来看见母亲还在飞针走线，心里竟埋怨母亲为什么不和我们睡，也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。母亲不服老，不愿老，87岁时还来回步行十里地去集镇上买西红柿秧苗，回来栽上，还隔三差五去浇水。90岁时还走着去邻村赶庙会，忘不了给父亲买上两块案子糕，她知道老头子好这口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坚守老宅不愿进城来住，出于无奈，我们兄妹便商定每人一周，轮流回村陪伴母亲。母亲笑呵呵地说，只有在土炕

上，每天看到你们，我才能睡个安稳觉。整整两年时光，我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，为母亲做饭，陪母亲说话，听母亲唠叨，领母亲上街，帮母亲做营生，躺在母亲身边睡觉，我成了最幸福的孩子。一年当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陪伴在母亲身边，我让母亲觉得，她这一生是确确实实生过儿子、养过儿子、有过儿子的。

国庆节前夕，我又陪母亲住了一周。10月2日下午，我看见母亲坐在枣树上的马扎上打盹，心头一热，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个凝固的画面，并写了一首《母亲小憩》的小诗：娘亲酣然入梦乡，秋风尽染头上霜。闲坐树下花睡去，唯余枣叶泛清香。我连同图文发到了平台上，

当晚点击量就达到了24000人次。想不到，这竟成了母亲在世时，我为母亲写的最后一首诗作，连标点在内仅有四句32个字。

我一直认为，母亲是为劳苦而生的，她没有睡觉的欲望，也不会享受睡觉的安逸。年轻时的母亲，苦了累了生气了，和衣躺下睡一觉就怨气全消。老了的母亲，常常给我讲述她年轻时的事情，一讲就是三遍五遍，有时候我睡意朦胧了，她还在说个不停。临终前的母亲，躺在炕上，已不能进食，不会说话，突如其来地脑梗榨干了她所有的力气和能量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母亲竟以这样一种方式，为她衰老的生命划上句号。母亲千多睡少，平凡得像路边的一抔土，又像田埂上的一簇车前草，没有故事，没有荣耀，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。

三年半了，母亲沉沉睡去，永远地睡着了。周围安宁静谧，唯有我的思念泛滥成灾。